

HAPPINESS

A HISTORY

DARRIN M. McMAHON



啊，幸福，我们生存的
终点与目标！我们为了你而
活下去，也因你而敢于踏上
死亡征途……

——诗人波普

幸福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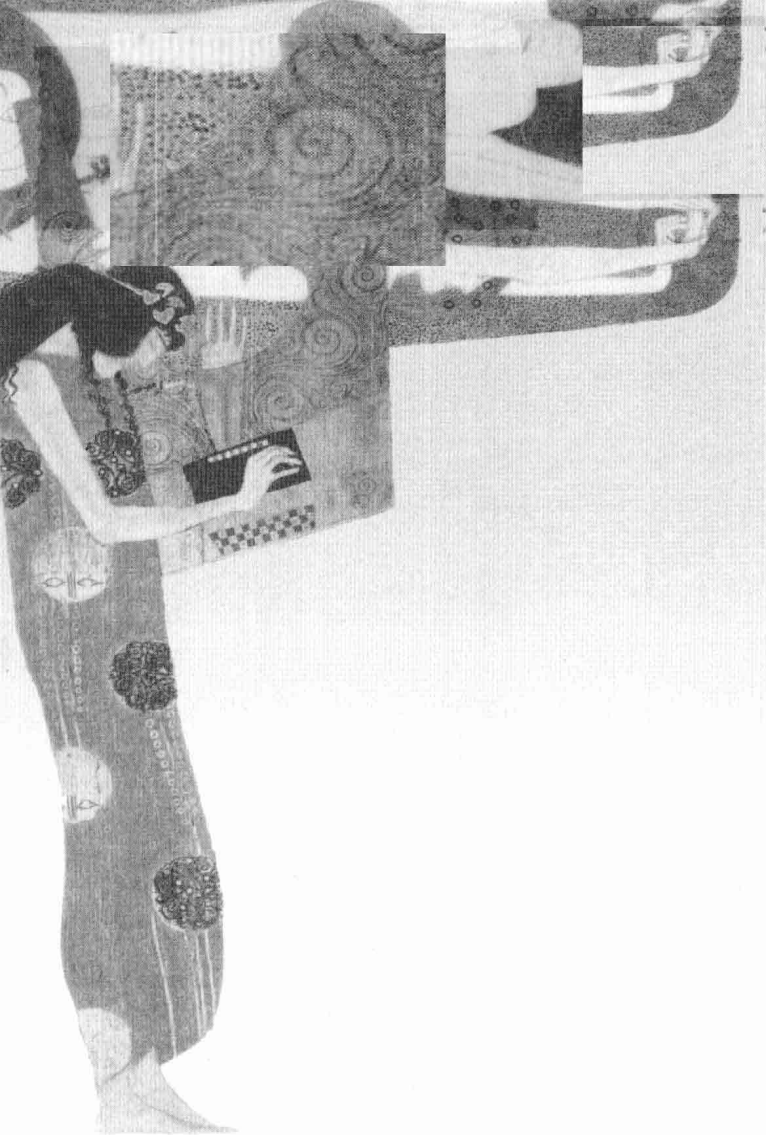
达林·麦马翁 著
施忠连 徐志跃 译

上海三联书店

HAPPINESS

A HISTORY

DARRIN M. McMAHON



幸福的历史

达林·麦马翁 著
施忠连 徐志跃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的历史/[美]麦马翁著;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1

ISBN 978-7-5426-3331-6

I. ①幸… II. ①麦… ②施… ③徐… III. ①幸福—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8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9169 号

Copyright © 2006 by Darrin M. McMahon.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责任编辑 / 邱 红

特约编辑 / 徐志跃

装帧设计 / 范峤青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 //www. sanlianc. com

E-mail: shsanlian@yahoo. com. cn

印 刷 / 上海市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420 千字

印 张 / 29

书 号 / ISBN 978-7-5426-3331-6/K·144

定 价 / 49.80 元



目 录

中文版序 3

序言 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已价值不菲 5

引论 幸福的悲剧 11

上篇 现代信仰的诞生

1 至高的善 27

2 永恒的福气 68

3 从天堂到尘世 133

4 不证自明的真理 181

现代仪式 226

下篇 传播幸福之道

5 质疑证据 241

6 自由主义及其不满 278

7 建造幸福世界 320

8 快乐的科学 355

结语 幸福的终点 396

鸣谢 418

注释 421

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

——《诗篇》17 章 5 节

迈向顶点的努力本身即足以令人心满意足,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



中文版序

在我的个人情感世界中，中国拥有、并将永远拥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因此，当被邀请为本书中文版撰写序言时，我欣然答允。虽说我只到过中国一次，时值 2002 年底和 2003 年初，但那却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旅程，因为我太太和我在那里——具体是在中国的上海——订婚。

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描述过，当主人公列文的求婚被自己心爱的人恺蒂及其家人接受后，他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列文离开家门，发现了一件非常奇妙的事——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人们热情地向他致意。陌生人朝他微笑。即使是以前对他并不友好的人，也分享着他的信念：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当然，列文是把他的内心幸福感投向整个外部世界，以致所有看到他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们随后又把幸福感反射给他，让这种幸福感更加鲜活。

在订婚后的那几天，我与列文的感受非常相像。我和我的未婚妻漫步在上海和北京的街头。我们所到之处，都遇到笑脸和热情。虽然我也知道，中国人民在他们悠久的历史中懂得生活的艰辛，然而在我的回忆中，他们永远在微笑：活在我心中的中国就像是永远的幸福之地。

本书追溯了在西方传统之下人们追求幸福的历史，我如此来限定我的研究范围，乃是因为那是我所知最多的历史。不错，幸福观念在西方文化和思想中确实占据特别突出的位置，但在我看来很显然的是，就像任何一个到国外游历过的人一样，都一定可以就幸福问题说出点有价值的东西。

在中国，人们思考幸福的历史深远悠久，就像长江和黄河，从其诞生



之日起就滋润着人类的文明。我的书架上有孔子《论语》的英译本，我读到这样的话：“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第七》）懂得如何在这样简单之事上寻求快乐的人，也能在更多其他事情上找到快乐。显然，孔子的古老智慧流传至今。

即使是在中国短暂的停留中，我也看见这种智慧的明证：公园里打太极拳的男女老少如此快乐，普通家庭其乐融融，朋友聚餐时不亦乐乎，还有街道上随处可见的大红结婚“囍”字。

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到中国，再多看看。也许，有抱负的作者也可以写一本中国幸福史，这样，我们也能从中得到学习。同时，在我献上这本西方幸福观念史之际，带着我对中国的美好记忆，也献上我对中国人民未来和平繁荣的良好祝愿。从你们身上，我知道另一种幸福观念，为此请接受我的感激之情。我更希望，阅读本书会为你们带来些许的快乐。

2009年4月

于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



序言

追求幸福的过程本身已价值不菲

“人们可以根据幸福的观点来思考历史，”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但是，历史不是幸福成长的沃土。在历史记录中，幸福时期都是空白页。”¹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时会花费数小时搜索枯肠，却一无所获，稿纸一片空白。此时，我不得不面对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撰写一本论幸福的书，可能会使我陷入苦恼之中。对此我通常会付诸一笑，甚至暗暗自嘲一番。但是，偶尔我也禁不住想要接受黑格尔的这句名言，并且据之而论。在这样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所写的这本幸福史终将是一本内容空洞的书。

幸福这种如此令人难以捉摸、不易把握的东西，它的历史究竟该怎样去写呢？这个“东西”并非真是某种事物，而是希望，是渴求，是梦想。正像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康德所指出的，“幸福是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概念，以至于尽管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他永远都不能够明确地、一贯地说出他真正希望和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²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被迫承认哪怕是去定义他所探索的对象也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会令人十分困窘。然而世上无数的男男女女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这个“东西”，却不料让它在指缝间轻忽溜走，全然无法掌握它，明白了这种处境就更加令人气馁。我怀疑幸福是否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欧律狄刻(Eurydice)，当我们回过头来注视她时，她已悄然遁去，在我们瞥见她的



那一刻，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想法让我踌躇不前，幸福这一论题本身奇特的本质，也同样使我犹豫不决。正像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弗洛伊德所看到的，“幸福基本上是一种主观的东西，不论我们想到某种境况时恐惧感有多么强烈——如那些古代划船的奴隶，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农民，宗教法庭的牺牲者，以及等待被屠杀的犹太人——我们仍然无法使自己站在这些人的立场上，去推测他们的快乐与痛苦。”如果人类甚至在如此悲惨的状况下都还能保有幸福的思绪，我怀疑，谁还能有希望撰写出一部幸福史？弗洛伊德因此指出，“在我看来，要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将是徒劳无益的。”³

然而我发现，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初的西方世界，不可能如此放置幸福这一议题。因为幸福——不论是幸福的承诺，对幸福的期望，还是幸福所散发的诱惑——充斥在我们周围。我在繁荣的1990年代定居在纽约市，当时这里最风行的香水，名字就叫做“幸福”(Happy)，这既是从字面的意义上、也是从比喻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香水的名字抓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而人们在身上喷洒这种香水，其实也代表了他们内心的渴望。在伦敦，违法的寻欢作乐者提供那个年代的毒品——快乐丸(ecstasy)，而且还在药丸上印有一张笑脸。在维也纳，我每天早晨喝的橙汁，瓶子的商标上写着“幸福的一天”。同时，在电视广告上，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商允诺“幸福是汽车的曲线”。而在巴黎，就像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只要逛一逛当地书店，你就会看到当代人的迷恋所在。书店四壁摆满了通俗心理学和新时代宗教的著作，它们都招引读者去关注永恒的(幸福)内容，这些书籍至今仍然不断在召唤着读者。曾经红极一时的那首歌曲也反复在咏唱“不要担忧，要快乐”。令人沮丧的是，当一个人在思考那个现代流行的图案——一张令人羡慕的快乐笑脸——的时候，就有可能把它当作表示一个要求。

我们能够幸福，我们将会幸福，我们应当幸福，我们有权利幸福。毫无疑问，这是现代人的信条。但是，人类是否一直这样认为呢？弗洛伊德的同时代人、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断言：“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对逆境的忍受，背后秘而不宣的动机其实都是为了获取幸福、保有幸福、找回幸福。”⁴这句话是否正确？幸福难道是亘古就有？还是也有其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当然,单单是本书的标题就表露了我这样一种信念:尽管黑格尔和弗洛伊德有上述那样的说法,但幸福仍然能够加以历史地探讨。不过,让我从本书开头就把注意力引向不定冠词(中译者按:指本书书名“Happiness: A History”中的“A”字)。这是一部幸福史(*a history of happiness*),而不是幸福全史(*the history of happiness*),它并不声称有如此宏大的抱负。相反,撰写本书使我认识到要学会忍痛割爱,我不得不省略掉许多东西。幸福的历史难以穷尽,不仅有弗洛伊德所提到的农民、奴隶、叛教背信者的奋斗和追求史,还有近代早期的女性与近代后期的贵族、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与二十世纪的劳工、保守人士与激进分子、挥霍者与社会改革运动的斗士、移民与原住民、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这些人的挣扎和追寻都是幸福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有一些饶有趣味的不同表现,有待于人们去深入思考,这是近年来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发现的事实,他们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试图可以衡量人们那种相对的幸福感或称“主观的快乐感”。瑞典人是否比丹麦人更幸福?美国人是否比日本人更幸福?俄罗斯人是否比土耳其人更幸福?某些文化中的人是否比另外一些文化中的人更幸福?⁵

这些问题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由于个人的兴趣和职业专长,我在本书中集中力量来叙述“西方”(我不得不广泛地使用这一有缺憾的词语,因为找不到更好的用语,但是这并无颂扬之意,地理含义也不精确)的经验,但是毫无疑问,如果用各种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眼光来研究幸福这一议题,成果就会更加丰硕。⁶如今,追求幸福是全球的关切,它扎根于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之中,不论是深刻还是肤浅。归根结底,詹姆斯的那句话或许是完全正确的。幸福现在是、过去是、将来永远是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人一致追求的终极目标。

然而,同样十分清楚的是,一般人对幸福的理解——包括寻求幸福的方式,以及对自己能否获得幸福的预期——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在不同的时代都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我期待本书将要表明的,幸福在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占据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地位,对西方文化与思想的许多方面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正像哈佛大学已故历史学家琼斯(Howard Mumford Jones)曾经谈到的,为幸福立传不仅困难重重,而且也反映出立传者的挑战姿态和狂妄自大。他指出,一部幸福史可能“不仅是一部



人类史，而且也是一部伦理、哲学、宗教思想的历史”。⁷

虽然我并没有试图做任何像写“人类史”这样轻率的事情的打算，但是我确实相信，一部幸福史，至少最初应当是一部思想史，记录人类对这项恒久目标的认知，以及为了达到这项目标所采取的各种策略，并且探究这些认知与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演变，——除了琼斯所提到的伦理、哲学、宗教之外，我认为还有政治的情境。不论幸福或许还是别的某种东西（毫无疑问，它意味着许多东西），它在西方首先是作为一种观念发挥作用的，即这种观念和强烈愿望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强有力地控制了西方的想象力。正如弗洛伊德所看到的，能够始终准确地判断另外一个人的（甚至是判断我们自己的）幸福状态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有鉴于此，我决定在本书中集中表述这一术语和概念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情况。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发展一直是非常引人注目，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昨日的“幸福”与今日的“幸福”只有极少的相似之处。但是，我仍然希望指明它们之间的重要联系，其办法是勾画出这种发展轨迹，追溯当今支配一切的那种强烈愿望的演变过程。

幸福以及对它的追求产生于古希腊世界，藉由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而获得深刻的发展，在启蒙运动时代作为一种激进的新生力量而出现，从此以后一直保有极大的吸引力，从根本上影响了现代人的期望和经验。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不思考这段过往历史，当代获取幸福的所有努力都将无法获得正确的理解。不过，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这段过往历史并非总是充满了幸福与快乐。追求幸福的过程也有其阴暗的一面，充斥着挣扎与失落，幻灭与绝望。十九世纪的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说追求幸福是“我们的影子”。⁸

为了描绘这个影子的光明与黑暗的两面，我援引了许多不同来源的资料，包括艺术和建筑，诗歌和圣典，音乐和神学、文学、神话，以及关于那些普通人的一些记述。但是，总的说来，我最主要仰赖的还是西方文明的伟大著作——我在这里使用这个名称乃是沿袭传统的做法，不带任何嘲讽的意味。在过去的数年中，我曾经在欧洲和美国讲授这些著作，我的经验是，如果就围绕着它们的持久意义来展开辩论，人们就不会不耐烦阅读这些著作。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一看法，这种做法也在本书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返回相当传统的思想史形式,我为这种做法辩解并不是想要建议只应当按照这种方式来探讨幸福史(或甚至是任何科目的历史)。我自己过去的学问主要归功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历史学家的著作,我确信自己未来的努力也将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们的劳动成果,并且为此心存感激。而且,就像我在好几处注释中指出的,本书中所考察的许多材料值得更加细致地研究和用其他方式加以论述:例如用所谓的剑桥文本分析学派(Cambridge School of textual analysis)那种成果丰硕的语境化进路;或是采用情感历史(History of Emotions)这门日益成熟的次学科视角;最后还有像当今一些青年学者在正确使用的那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加以论述。⁹幸福的探究如同其他各种事物的探究一样,只有多元化的方法才值得鼓励。

在讲述了这一点以后,我真正强烈地感觉到本书所采取的进路是一个必要的起点,也是一个展开过程的起点,至少因为这一进路才使我能够采取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观点,一路追踪幸福观的变化与延续,否则就会忽略或者错过这一过程。藉由这样的探究,我希望读者能够明确了解:幸福议题不仅在西方传统中居于中心地位,而且这同一个西方传统和传承在当代的关切中也处于核心地位。不论我们是否承认这一事实,我们现在全神贯注于幸福,这从根本上说就是由古代和犹太教—基督教经验那种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造成的。现代人如此乐于支持我们的文化摆脱过去,正是由于当今卓越的科技才能和各个领域产品的复杂精密,让人如此容易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观看过往的一切,从而忽视了这种过往的经验并为此而付出代价。虽然有些人可能哀叹这一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仍然与我们同在,影响着我们的行动和欲望,从而形成我们今天这样的人。

最后,我对本书的写法说几句话。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第三伯爵——十八世纪重要的道德主义者安东尼·A. 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曾经问道:“如果哲学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是研究幸福的学问,

* 译者注:“长时段”是法国史学家、“总体史论”的集大成者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 1902—1985)所使用的术语,他把历史过程划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认为长时段才是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关键。



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像哲学家那样,以这种或那种、熟练或不熟练的方式来思考幸福问题?”¹⁰ 根据我的经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响亮的“是”。因此,我在本书中试图赢得那些颇具传奇性而且已经濒临绝种的族群——“普通读者”,我希望自己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傲慢姿态来写作,在分析和阐释的同时,自觉地努力使文笔生动活泼。我甚至尝试漫不经心地开一点玩笑(愿上帝宽恕),不顾牛津大学的学院学监、都柏林圣公会大主教理查德·威特利(Richard Whately)在十九世纪的警告:“幸福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人文学科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把它们只留给冷峻的学术眼光来审视。人文学者需要更经常地提醒自己,人文学科的真正拥有者是人类本身,人文学者只是其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在上面这些目标中,有的无疑不够明确,但是我希望,就像对幸福本身的追求那样,即使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至少追求的过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2004年10月

于纽约城



引论

幸福的悲剧

对幸福的追寻与人类历史本身一样久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确实没错。人们普遍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人类“伟大的和令人惊叹的功业”的最早记录。在该著开头几页中,即可看到人类追求幸福的记载。克洛伊索斯(Croesus)是吕底亚王国的国王,财富多得不可思议。有一天,他把周游列国的圣哲梭伦(Solon)召来面见他。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为了追求知识而游历过世界上许多地方。这个吕底亚国王一无所缺(或者说他自以为如此),并试图让梭伦也认同这一点,为此还差遣仆人把这位雅典智者带到他的宝物库房,希望梭伦会惊叹于“宝物的贵重和丰赡”。虽说克洛伊索斯毫无匮乏,但由他的言行依然透露出他的内心还是有所渴求,因为他急切地想知道,谁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他愚蠢地相信,这个人就是他自己。¹

然而,梭伦的回答却打破了他的这个幻象。梭伦声称,天下第一幸福的人不是克洛伊索斯,而是泰洛斯(Tellus),他是来自雅典的一位父亲,正值英年之际就战死沙场。第二幸福的人则是一对年轻的兄弟,名字叫克列欧毕斯(Cleobis)和比顿(Biton),这两兄弟也已作古。他们为了让母亲能够赶得上参加村里的祭典,像牛拉车一样拉着母亲的座驾赶路,之后双双死于睡梦之中。

毫不奇怪,克洛伊索斯对这些答案困惑不解,不仅困惑,而且还恼羞



成怒，最终把梭伦赶走，“认为他毫无疑问是个大傻瓜”。² 这个吕底亚国王高傲地拒绝听梭伦话语中的智慧，因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事件，最终导致克洛伊索斯本人与他的王国双双败亡，希腊与波斯两国人民也因此陷入长达近百年的战争。这场规模浩大的文明冲突，直到希腊在公元前480至公元前479年间在塞莫皮莱、萨拉米斯和普拉塔雅等地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才告一段落。按照希罗多德的记载来看，这场冲突也因此可以被视为人类追求幸福所造成的可怕后果。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梭伦和克洛伊索斯从来不可能相遇，尽管如此，真实的梭伦对幸福的看法或许确实值得一提。³ 此外，这段插曲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处于中心位置，这就提醒我们，这部书中不但记录了人类的冲突，同时也记录了人类的追求。希罗多德用如椽巨笔描绘历史，在这本著作开头一段就写下一句名言，发誓要保存人类的一切功业，“以免时间褪去了人类成就的色彩”。由此可见，对人类幸福的追求似乎从一开始就与我们相伴。

但是，我们应当怎样理解梭伦的回答呢？两个体格健壮的兄弟，闭上眼睛，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却从此不再醒来。一个年轻的父亲，在壮年之际命丧沙场，撒手抛下妻儿。这样的人——而且还是死了的人——怎么可能被认为是“幸福的”呢？这有什么根据吗？希罗多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年在希腊市集(agora)听他讲述故事的那些听众，又是怎样理解他的这段故事的？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比克洛伊索斯更加仔细地倾听梭伦的回答。这样的倾听要求我们暂时抛却我们自己对幸福的看法，因为我们现代人对幸福的概念与古希腊人的幸福理想，差异实在是天壤之别。

首先，希罗多德没有使用任何单一的字眼来描绘克洛伊索斯所渴求的对象，而是使用了若干个意义相近的词汇，这些词汇全部援引自公元前八、九世纪那个属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伟大的史诗时代。⁴ 例如，希罗多德使用了“olbios”这个词，而这个词与它的同类词“makarios”大体上都可以翻译为“有福”(blessed)。在荷马的颂歌和赫西俄德的诗歌中，这些复杂的词汇经常被用于英雄、神祇以及那些得以享受神的恩宠的人，代表他们获得上天眷顾，从而免于苦难，在物质上与道德上都不匮乏。因此，在荷马的《阿波罗颂》当中，克里特人的首领带着一些困惑向一个假



扮成凡人的神祇说：“客人，虽然你在外貌与身形上一点也不像凡人，而像是不朽的神祇，但我们还是欢迎你，祝你幸福快乐。”这句话里就使用了“olbios”这个词的一种变体。⁵但是在《赫耳墨斯颂》中，诗人却使用了“makarios”这个词的一种形式来描绘赫耳墨斯神和他的母亲所居住的洞府，那里摆满了“琼浆玉液和仙果珍馐”，还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华丽的衣服，以及其他各种物品，“就像有福之人的圣库中所珍藏的宝物”。⁶那些拥有“olbios”或“makarios”（即幸福）的人，他们所受到的眷顾就像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不知艰难困苦为何物，而且衣着精美，饮食丰富，他们的财富和健康都安然无虞。人们可能会说，这样的人是“幸运的”。于是我们发现，希罗多德通过他笔下的梭伦，把那些拥有克洛伊索斯所声称享有的东西的人，说成是拥有了“eutychia”，意为“好运”。活在诸神的眷顾中，即是被赐福的，亦指生活中有幸运落到自己头上。

最后，希罗多德使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来捕捉所有这些福气的细微奥妙之义，这个词就是“eudaimon”（及其名词“eudaimonia”），它意指有恩宠的丰盛人生。在现存的古希腊文学著作中，这个字眼最早见于赫西俄德的作品。他在《工作与时日》一书中指出，“幸福与幸运之人”（“eudaimôn te kai olbios”）知晓并且遵守宗教节日，懂得预兆征象，尽力避免恶行，且“辛勤工作而不冒犯不死的神灵”。⁷但是，这个词在希罗多德自己的时代是作为人们首选的——绝对重要的——词语出现的，它代表克洛伊索斯所渴求的那种难以表述的品质。“eudaimonia”这个词是由希腊文的“eu”（好的）和“daimon”（神祇，精灵）组成的，因此它包含了“好运”的观念——因为有善良的神灵保护你，引导你，这是幸运的——还包含了神性的观念，因为“daimon”是诸神的使者，负责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代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行事，人的眼睛是看不到他的。一位著名的古典学者曾经说过：“daimon 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驱使人们向前，但又无以命名其动原。”⁸正是“幸福”一词的这种含义，有助于描绘引导克洛伊索斯（以及所有的其他人）的那种不可预知的力量，人类正是受到这股力量的驱使，而不断去追求那种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如果有好的“daimon”，这就意味着会被带往神圣的方向，相反，如果有坏的“daimon”——又称“dysdaimon”，或“kakadaimon”——那么就会被弃置一旁，或被引导到歧路上去，或遭到其他神灵的打击。然而令人气馁的



是,诸神就像凡人一样变化无常。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奥赛罗不幸的妻子黛斯德蒙娜十分惊恐地发现了这一点。而她的名字正是从希腊文“dysdaimon”(不幸)一词衍生出来的,莎士比亚本人肯定知道这一点。此外,他很可能也知晓“daimon”是近世英文“demon”一词的希腊文词根,“demon”是指作祟的恶魔,邪恶的妖精。“eudemonia”这个词本身就带有某种隐隐约约的邪恶意味。

因此,克洛伊索斯在听说了泰洛斯以及克列欧毕斯和比顿等人的幸福之后,就问梭伦:“为什么你对我拥有的幸福如此不屑一顾,甚至认为我比平民百姓还不如?”梭伦的回答则明白指出:在有关运气的问题上,一个人永远都不能过于自信:

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是关于人间的事情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很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悠长的一生可以使人看到和体验到他自己很不喜欢看到和很不喜欢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看一个人活到七十岁也就算足够了。在这七十年中,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若把闰月计算在内的话,总的天数就是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了。然而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天的事情是会和另一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料啊。说到你本人,我知道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众人的国王;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已经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之际,才能够给你回答。⁹

这就是古希腊世界的智慧,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的目标总是经常受到各种不可预知的神秘力量的威胁,整个世界都是由命运或者诸神支配的,苦难无处不在,不确定性更是伴随着日常的生活经验。今天,人们看待古希腊人的生活,经常不免用习传下来的方式,把它想象成传说中的神话,认为古希腊人的生活开朗愉悦,充满感官享受,如同雅典的划桨能手一样勇往直前追求目标,也像古典大理石一样洁净柔润,像珍馐仙果一样芳香甜美。不过,这样的幻想也遮掩了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实:打雷或日食都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瘟疫和饥荒周期性地毁灭整个地区的人群,每个小镇都能看到肢体伤残的男男女女,五岁以下儿童的